



诗人生平及其作品研究

林庚著  
棠棣出版社出版

+8106  
4400

# 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

林庚著 棠棣出版社出版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  
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全書88400字

定價7,500元

---

主編者 王 耳  
著者 林 庚  
出版者 楠 棟 出 版 社  
印刷者 奎 記 印 刷 所  
發行者 長 風 書 店  
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1號  
經售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1952年8月初版0001—3000 版權所有

1953年11月五版13001—18000

# 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林庚著

**【內容介紹】** 本書是作者根據他十餘年來講授『楚辭』的心得，針對研究屈原時一向被認為的疑難，所寫成的十四篇專論及四個注說。這些文章都先後在國內的刊物上發表過。現在薈集成書，主要是供愛好屈原的讀者們參考。本書第一篇『民族詩人屈原傳』是一篇對屈原其人及其作品的總介紹，其餘各篇則分別地從具體作品中分析並說明屈原的中心思想。

棠棣出版社



屈原行吟圖

# 紅樓夢新證

周昌汝著

## 【內容介紹】

紅樓夢，這部偉大的古典文學名著，它的主要特性，乃是通過高度的藝術手腕，卓越地唱出了封建貴族階級在經濟和精神上走向沒落的輓歌，忠實地透露出作者自己的際遇和感慨。因此研究這部小說與考訂曹雪芹的生平，便成為兩件不容分割的工作。本書作者主要的創獲在於他處處結合着珍貴的具體材料立說，以供愛好紅樓夢的讀者和研究者的參考。

社版出棣棠



棠 樣 社

---

¥ 7,500

---

## 目次

民族詩人屈原傳

附四註說（說「左徒」，說「既疏」，說「漢北」，說「諫入秦」。）

附生平一覽表

屈原生卒年考

屈原的人格美與離騷「民」字解

離騷中竄入的文字

彭咸是誰

楚辭裏「令」字的性質

從楚辭的斷句說到涉江

九歌不源於二南

招魂地理辨 ······ 一〇九

說橘頌 ······ 一二三

說國殤 ······ 一三一

禮魂解 ······ 一三九

湘君湘夫人 ······ 一四三

天問註解的困難及其整理的線索 ······ 一五一

楚圖說 ······ 一七六

楚國疆域圖

史記屈原列傳簡注 ······ 一八三

後記 ······ 一八九

## 民族詩人屈原傳

屈原生於公元前三三五年（楚威王五年）夏曆正月初七日，照楚國的風俗，正月初七日叫做「人日」，他家裏的人因此給他取個名叫「平」，又取了個字叫「原」。「平」的意思是說像「天」一樣的公正無私，「原」的意思是說像「地」一樣均調萬物，這樣就暗合了「天」「地」「人」三才的美德。屈原生於「人日」，這名字就鼓勵他應當是頂天立地的做一個「人」的，我們後人都隨着他的字叫他屈原，是爲了尊敬這偉大詩人的意思，他的姓名其實是屈平。

楚國貴族有屈景昭三大姓，屈原正是屈姓族裏的人。他因爲是貴族出身，所以有機會在宮庭裏供職；正如拜倫、普式庚原都是貴族出身，却具有強烈的平民思想，屈原在宮庭裏就成爲一個出色而爲人所嫉妒的人物。他一生爲他的思想奮鬥着、煎熬着、歌唱着，這就是屈原所以如此偉大的緣故。

在戰國那個時期，思想界的複雜澎湃到了極點，要追問那根源，就由於貴族封建制

度的行將腐爛。當時有思想的知識分子莫不以反對貴族政治爲主要的任務，有的因爲不屑與貴族爲伍，甚至情願到田裏去與農民一樣的種田過日子，這些思想家就是所謂先秦諸子。老子說：「民之饑以其上貪稅之多！」又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孟子則大聲喊着：「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而法家就更具體的主張；「使封君（即貴族）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這些都以同一反抗的感情燃燒起不同的火燄。而這些火燄又都奔向着同一方向，它們要燒燬那腐爛的貴族政治。

在這樣一個感情的基礎上，人民是如何的需要歌唱啊！於是偉大的屈原出現了。他燃燒在這個歌唱裏，他的一生幾乎就是一個詩篇。而他的每一個字句都永遠生活在人們的血脈裏。他熱愛祖國，歌頌光明，他憎惡妥協，仇視黑暗。他說：「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他的精神是浪漫的，而這浪漫是反抗的，積極的，這就是貴族封建社會的死敵。他終於如此被煎熬着，陷害着，勇敢地死在他敵人的前面。但是他這熱情不屈的高貴品質，却永遠成爲中國人民最普遍的驕傲。

屈原的偉大，非特由於他歌唱出這一個反抗的時代，寫下了這民族的高貴傳統，而

且正由於他自己乃是一個民族的熱愛者。他有深沉的鄉土的愛，祖國的愛，他到了被迫流亡，也還不肯離開祖國。在那流行着「楚材晉用」的戰國時期，正是難能可貴的品質。而這品質在他最早的一篇作品「橘頌」裏就已表現得非常明白。他這一生就燃燒在這時代的反抗裏，燃燒在祖國的熱愛裏。他統一了這個，表現了這個，盡情地歌唱出人民心上真正的語言。沒有一個人民是不愛他的祖國的，這就是屈原所以成爲最偉大的民族詩人的緣故。

「橘頌」是屈原少年時代最早的一篇作品。這就是後來「離騷」的源泉，如果「離騷」像長江大河的雄偉奔放，「橘頌」就正像山泉般的清新純淨。此外他更早還寫過什麼沒有，我們已不得而知了。但是他的文才那時在宮庭裏却已經顯露，因此便博得楚懷王的賞識。他的官職雖然不大（那時任左徒），（註二）而懷王的許多文件都經過他的手筆，許多機密他都能參與，因此使得這位英俊的少年招來了不少的嫉妒。他被一個上官大夫叫做靳尚的當做死敵；這靳尚正是楚國貴族政治集團中的人物，他走的是懷王少子子蘭的門路。當時政治上的情勢，秦國最強，六國都隨時有被侵略的危險，其中只有楚齊較強，

而楚國最大，但是也不足以單獨對抗秦國。因此楚國的政治路線就分為兩派：一派是投降路線，以為秦國既然如此強大，不如就索性取媚於秦，秦楚修好，其他國家自然只好俯首帖耳，而楚國也就可以從中分一杯羹。主張這一派的就是以子蘭爲首的短視的貴族政治集團。這腐爛的階級，他們生活淫靡，只想弄些財帛到手，享樂一時，於是甘心向秦國屈服。另一派是反侵略路線，也就是以楚國與齊國爲首，聯合魏趙韓燕，結成一個「從約」的和平陣營，以抗拒秦國。主張這一派的主要是一些策士，如陳軫昭睢等，屈原雖然官職不高，却是這一派裏最堅決的分子，又因為他能得到懷王的賞識，所以常在懷王的思想上起了影響作用。因此後人多相信當他作左徒的時期，大約正是楚懷王任六國從約長的那幾年，那時屈原不過二十歲左右。

可是就在他二十三歲的那年（楚懷王十六年），他終於被貴族政治集團所譏謗，懷王開始不再信任他；在這尖銳的鬥爭下，使得他不得不暫時離開宮庭出走。他那少年氣盛與滿腔的熱情變成了悲痛與憤怒，他開始寫下了那歷史上最有名的一篇長詩「離騷」，這「離騷」是如此的偉大，後人甚至於稱之爲「離騷經」，以表示尊敬的意思。

「離騷」非特在思想感情上呼喚出整個時代的精神，而且在語言形式上也正是時代生活脈搏。當時「詩經」已結束了約二百年，詩歌暫時似乎停頓了發展。直到屈原之前，詩壇是靜悄悄的冷落荒涼。若再與當時鑼鼓喧天如火如荼的散文對照起來，詩歌簡直無人過問。這二百年間人們把心思全綴在解決現實的問題上。這是一個理智的思維的時代，而不是一個感情的歌唱的時代。然而當一切思想都誘導向同一的感情的時候，當一切苦悶的忍耐與煎熬都要求着呼喊出來的時候，人們是必須歌唱的。詩歌是中國民族最光榮的傳統，沒有一個民族在那樣古的時候就有了像中國「詩經」那樣值得成為經典的人民的幾百篇的歌唱。這民族素來就以詩歌驕傲着自己。可是「詩經」的時代無疑的已經結束，現在面對着的是新興的都市的生活，都市的語言，與朝夕變幻的政治行情。「詩經」所代表的來自農村的從容樸素的作風，已必須由一種偏激紛繁緊張尖銳的表現所代替。

這正是先秦諸子散文的形態，就也必然成為這散文時代的詩歌的形態。屈原於是開始以他激昂變化的作風滿足了這一個時代的期待，興奮了這一個時代的耳目，他的「離騷」，一句，一個呼吸，都深入了時代的脈搏，激動了人民的血液，這就是「離騷」，它帶給這時

代以無比的驚異。

從「詩經」到「楚辭」，不但思想感情生活上有了劃然的變化，就是語言文字上，也因一個空前散文高潮的出現與發展，而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詩經」是相當於從「尚書」到「左傳」這一個階段的散文的。「左傳」雖已到了先秦諸子的時期，但是文字還是較早的傳統，或者也可以說還是當時的「文言」；而先秦諸子則開始用了當時一般的語言，如「論語」就正是當時的語錄體了。這另一個語言文字的階段，一直支配着我們今天所謂的「文言」差不多有二千多年，而奠定這「文言」的就是先秦諸子的散文。這一個散文高潮全新的發展，使得新的語言文字完全代替了從「尚書」到「左傳」這一個階段的語言文字。屈原是民族的，同時也是時代的，他要歌唱這一個時代，就非得用這一個時代的語言文字不可。他首先把詩歌的節奏放長了，這就是「橘頌」把兩句「詩經」的字句合爲一句的寫法。然而這還不過是一種改良，還不能盡情從散文裏吸取語言新的生命，於是另一種更澈底的方式出現了，那就是「離騷」所採用的方式。這是屈原的天才與時代緊密的結合，「離騷」的長篇大論，激昂奔放的基調，都是當時散文優秀的特色。「離騷」因此又在「詩經」之後創造

了新的詩歌節奏，這影響一直支配到後來的五七言，成爲中國詩歌上民族形式的主流。

在「離騷」一篇裏，屈原尖銳的攻擊着當時貴族政治的投機取巧，苟且偷安，高吭的歌唱着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他一再提到他所理想的人物彭咸，這彭咸被後人誤解爲屈原投水自殺的先驅是不正確的。彭咸正是一個堅定有遠見，不阿附權貴的楚國先代偉人。屈原的渴望光明，疾惡如仇，關心政治，熱愛祖國，在這裏表現成無盡的言說，交織成偉大的篇章；這一個人民的呼聲立刻就爲人民所熱愛，無數的人在模倣他這一篇作品，使得後人對於辨別屈原作品的真偽發生了許多困難。即今「離騷」裏還有一小段是從那些模倣的作品裏竄進來的呢。

可是儘管屈原寫出了這樣偉大的詩篇，屈原還不得不離開了宮庭出走，所謂：「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這個「衆」並不是民衆，而是指宮庭裏的那一班人。大家把他看成了眼中釘，於是只好離開了郢都向北流浪。關於這一次的流浪，「史記」說他：「旣絀」，又說：「旣疏不復在位。」他自己在「離騷」裏也說：「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道以自疏！」都說明這一個流浪只是被迫的棄官出走，與後來被放於江南完全失去了自由。

的情形是不同的。(註二)

從郢都一直向北走，是一條直通的大道，中間經過宜城便直達襄陽樊城，即古來所謂樊鄧之地。這是一個貨殖與軍事的重鎮，屈原既然滿腹牢騷鬱悶無聊，自然便順着這條大道走去。當他經過宜城的時候，大約有一個短期的勾留。宜城在春秋戰國就是所謂鄖都，楚昭王的時候曾經建都在那裏，到了楚平王才又遷到郢去。現在宜城的古蹟還有楚王城，楚王宮，昭王墓，伍子胥廟等。所以當時鄖都一帶正有無數楚國往日的宮殿廟堂可資留連憑弔，屈原既是楚的宗人，以愛祖國的心情，瞻仰着先人的遺跡，當然有無限的感慨；他思想上的苦悶，感情上的矛盾，滲入到遠遠的往日去。在這些宮殿廟堂裏，畫着天地山川的神靈，以及古代傳說上的人物故事，屈原徘徊在下面，把人間的不平，要向歷史發出一連串從來沒有過的疑問，於是另一篇空前絕後的作品出現了，那便是「天問」。

「天問」一共提出一百多個問題，從開天闢地的傳說直到春秋五霸的故事，宛如一部用問話體寫成的史詩，但是由於我們後人對於楚國古代所流行的傳說已不甚清楚，這